

回归故里——开平

撰写：雷蒙·张（赤水镇瓦片坑村第四代华侨，
现为美国得州休斯顿市政府
土木及交通工程师）

翻译：开平市招商局梁卓卫

前言

2008年，也就是中国传统的鼠年之夏（6月29日至7月4日），我回到了我的故乡——开平。坐上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航班，横跨大西洋、历经7226英里的航程、由美国洛杉矶飞抵中国广东省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我已迫不及待要去到故乡开平，去寻找家族之源了！

早于2007年，我就着手精心策划这次开平之旅了，任务就是去开平张姓和余姓村落中全面研究我祖辈的根源。这次决定性的开平之旅充满了欣喜的际遇、惊奇的发现以及难忘的时刻，我将永远把它们珍藏心中！

乡下

开平的乡下总是有许多的人和各种动物，虽已进入干燥季节，但天气却罕有的潮湿。由于台风的缘故，从星期天到星期三一直持续有雨。

农民们在忙碌着，收割水稻、晒干作物和花生等；老年人在聊天、玩耍；行人、自行车、摩托车、三轮车、轻卡还有拖拉机混杂在无绪的车流中。

驱车在绿荫遮道的双向水泥路上，我被家乡美丽的自然景色深深地迷住了！一路走来，只见有碉楼的贫瘠村落一路随行，小竹林、常绿林以及翠绿的山丘环抱着富饶的珠三角流域。

我看到了硕果累累的稻田、菜地以及热带果园，还有养猪场、养鸭场、养鹅场和鱼塘、狗和鸡在村中四处闲荡、水牛则在田里吃力地劳作……

羊路冈村（张姓家族）*

（瓦片坑村原来与羊路冈村合称羊路冈，后分开。作者出生在海外，其父幼年出国，并不知道。译注）

星期一早上，在半岛国际酒店VIP房，我见到了张宝情、她的爸爸张福长和她的奶奶黄瑞娟，他们给了我张氏族谱的复印本。我如获至宝！这份资料可以将张姓血统追溯到1506

年，明朝正德年间。在第 21 页可以看到张培兰、张梅新和张金瑞的名字（分别为作者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译者注），而我的名字张伟明则代表着张氏男系的第四十二代。

第二天早上，我们参观了羊路冈村，我父辈的家。我的祖父张梅新于 1921 年娶了我的奶奶黄琴春，村里第六巷第九号的那座房子就是我爸爸张金瑞的出生地，而紧挨着的则是我的叔公张长稳所居的六巷七号了。我凝视着叔公的绘像，察觉出我祖父依稀的音容笑貌。

张光业是村长，也是一位天才画家，帮了我许多忙！通过他，我了解到我有一位过继的叔父在香港，还有一位姑妈在美国三藩市的中国城；还有张宝惠，是我父亲张金瑞一位认养的哥哥，曾经充满着愤怒地离开村子远赴南洋。

中午过后，我采访了张惠新和黄瑞娟，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似乎可以粗略窥出 1937 年抗日战争前农村的生活状况——当时还是孩童的他们生活在简朴的田园诗画中。

我见到了我过继的那位叔父的儿子张国湘，他在白沙居住。在白沙吃过午饭后，我们又参观了当年在该镇的“大信”商行旧址——当年张培兰和他的搭档们曾在此经营干货店。徜徉在这些街道当中，我如同见到曾祖父般欢呼雀跃！

第二天是星期二，天不时地下着雨。我看见两座别致的碉楼耸立在村中：门楼（更楼）保护村民抵御土匪；“富培楼”则是一位华侨家庭所拥有的高雅居楼。它们被人们称作“金山屋子”。

从更楼顶上极目远眺，我被这座悠久的村庄四面所环绕的热带景象以及连绵起伏的山丘所陶醉，美丽的风景中，处处皆是绿意盎然。

走下碉楼和大家汇合后，只见一位长者急步向我迎面而来，他叫张有信，是家父张金瑞当年小学的同学。欣喜之余，有信大伯向我描述了父亲 1932 年离开家乡远赴“金山”（粤籍华侨一般指美国的旧金山，译者注）的情景；能于 76 年后看到我回来，喜悦之情自不在话下……

冒着细雨，穿过一片漂亮的桉树林，如歌般的蝉鸣在林中回荡；只见田地里满是蕨类植物，我们沿着泥泞的痕迹徒步走上了庄严肃穆的“飞鹅山”。到了山上，只见头上处处鸟飞蝶舞。祖坟按照风水安置，依山傍水。天空下着雨，这是个好兆头，我在曾祖父张培兰和曾祖母李氏坟前磕了三个头，他们旁边是张梅新原配“伦开”（音译）的坟。我一边凝望着飞鹅山静谧的风景，一边采集祖坟周围的蕨叶、各类植物、泥土和石头等物……

在张氏祠堂正中，神位上供奉着石泉公的绘像，他在 18 世纪的时候创建了这所村庄。我们采访了友信伯，他向我提供了大量有关我家族的情况。在 1932 年当时用作课堂的张氏祠堂里，当我和五位当年同父亲做过同学的长者坐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场面是多么的令人难忘啊！

随后，我们上了羊路冈村文化中心的二楼，几位长者舞起了狮子，敲起了锣鼓，挥舞着张氏大旗来庆祝我的归来，这标志着我们家自 1932 年以来的回归，他们也自豪地接受了我成为张氏家族的成员。我深深地被他们如此友好而热情的举动打动了！

星期四我随梁先生参观了开平市中心，傍晚时分，我们又遇见并采访了友信伯。他急切地向我展示了两个写在纸上的故事，是乡间流传关于张家的：第一个故事描述了四位居住在同村同一条巷子的四个表姐妹，其中一个姑娘叫黄勤春（我奶奶），她们都嫁给了羊路冈村的小伙子，其中包括张梅新，我的爷爷。第二个故事更令人回味，友信伯说了一个关于某张家三兄弟的故事。他们离开家乡远赴美国，在洛杉矶的小“东京”区经营一家中餐馆，叫做“日光楼”炒杂烩菜馆（YET QUONG LOW CHOP SUEY CAFE），兄弟中有一个娶了一位日本姑娘久美……听到这个故事，我目瞪口呆，张梅新和张金瑞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经在那里工作过啊！那对夫妇叫 FONG LUNG 和 FONG HANAKO NISHI，我认识他们的儿子 HENRY FONG，我前不久还在“远东饭馆”的聚会上见过他呢！

最后，友信伯不经意地提到了我的曾祖父张培兰，他于第一次移民潮期间从羊路冈村

去了美国，做过“苦力”，也就是包身工；他有了钱后回到了开平，希望他的第二个儿子张梅新继承他去美国；而同时，张培兰则留在了乡下，成为村中的族长乡绅。

东阳村（余姓）

星期三，我见到了表舅吴子文和他妻子司徒慕珍，还有表姨吴仲秀和她的丈夫陈嘉诚，我们一起去参观了我母亲的的乡下——东阳村。余立强大叔接待并告诉我们，这座村庄大约在110多年前由两位余姓兄弟和他们的两位堂兄弟共同创建。我母亲家的的先人埋葬在百足山上，其中包括我的外曾祖父余启和，他是余中念——也就是我的外曾曾祖父的长子。我们还参观了余氏祠堂，祠堂前面有一棵榕树。

顶着酷热，在我的祖屋里，我们采访了老余伯，得知：我的外公余宝珠于1931年建造了这座房屋，我的母亲余新开1932年在这间屋里出生，外公和他的弟弟余跃恩一同住在这间屋子里。采访中，老余伯还揭开了一个谜，那就是余中念从来没有去过美国，他一直在家务农，1881年年仅48岁就去世了；而他的第三子余杰华，也就是我的曾外叔公，其实是在中国出生的，他于大约1890年左右随其二哥余瑞和来到美国，二哥是一家银行的翻译。我们望向余杰华的两间房屋，第一间是给元配夫人王氏的，另一间是给二房夫人关氏的。

我给老余伯出了个难题——找到余中念埋于赤水镇附近的墓地。老人家上次来扫墓是在1950年，足足58年啦！余杰华当年将他的父母埋葬在如此远离家乡的地方是为了风水的原因。我们徘徊于两座村子里，询问长者求助……但由于最近洪水淹道、经年岁月流逝等原因，我们终于在寻找了三个小时后放弃了。不过，我却有幸细赏附近的山峦，或许余中念的墓就在其中呢？我坚信下次回来定能找到！

亲人和朋友

我母亲余姓的各位亲戚对我的活动安排十分关注，尽管语言不通，和他们在一起却倍感亲切，他们对我关怀备至！我们在丰收泽园酒店举行周日晚宴来庆祝我的回归，席间向他们分发小礼物是件愉快的事情。表亲陈琴雯和他的丈夫黄新杰十分热情，他们从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把我接回来，下榻开平半岛国际酒店。在开平逗留期间，我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一课，那就是，“我们是一家人”！

我和黄振惠，张以超还有梁卓卫四人成了“开平兄弟”。阿超在开平是一位经济师，我给他起了个亲切的外号叫‘ALAN GREENSPAN’（阿伦·格林斯潘，美联储主席，译注）。尽管时间短暂，我们几兄弟却相处得甚为融洽。

梁先生是一位胜任的翻译，他巧妙地为我解开了一个又一个寻祖之谜。在过去的三天时间里，他把所有的故事都完整地翻译了给我，并帮我看阅了许多信件。尽管我是如此地沉迷于我的还乡使命中，但他丝毫没有厌倦之意。

我张家和余家的亲戚们对我的返乡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们时刻都在给我帮助和出主意。就像一位常年在外的还乡游子一样，我的出现令他们倍感兴奋——张氏老者们自豪地舞起了狮子来庆祝我的归来，这让我惶恐不已。多么淳朴美好的农村传统、多么精神矍铄的老人啊！

张宝情对我这次完成使命帮助极大，她是一位尊敬长者、温文尔雅并且聪明伶俐的女孩。我万分感谢她的祖母、她的父亲还有她本人，因为他们向我提供了无价的张氏族谱。星期一晚上，我和梁先生、“格林斯潘”在开平“唐城”卡拉OK，能有宝情作陪，我真的很

开心！星期四晚上我和宝情两姐弟又在市中心的“爱上咖啡”屋一起吃东西。

半岛国际酒店的Kyna刘小姐妥善地为我安排了房间和面包车司机，她还向我介绍了她的男朋友和她母亲。一位叫Fanny敖的朋友为我做了一顿可口的开平风味的晚餐，我还和她的丈夫以及另外一位带着小孩的年轻离异女士成了好朋友。他们星期五带我参观了市中心：面对琳琅满目、种类齐全和美味可口的各类消费品和食物，我简直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漫步四周，新中国现代而整齐的建筑鳞次栉比。

开平菜

我在开平市内、依江小镇白沙、赤水和赤坎等地吃到了各式各样的开平菜。主菜是各种家禽和河鱼加上各式嫩绿叶类蔬菜，还有美味的热带水果作为甜点；不过我们丰盛的美餐却被无休止的热茶冲洗涤荡得干干净净。开平菜的种类深受西餐和印度菜的混合影响。在半岛酒店，我在半岛餐厅里享受到了西式自助餐，而在广东厅则享受到了美味的粤菜和点心。

反思

一个人飞回美国的途中，我静静地回味着这次特别的开平之旅，渐渐遐想于开平古老和现代两个世界之中——各种风景、人和动物的声音、水和土壤的气息所汇成的强烈感官景象在脑海中慢慢呈现出来.....

我深深地迷恋于我张姓和余姓祖先的遗产之中：数百年来，作为农民，他们在开平的农村经受了极度的贫穷，在农田里艰辛的劳作以求得生存，他们为我辈在“金山”（美国）获得最后的成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我在开平张姓和余姓农村里找到了我祖先的根，然而，对于先辈们的记忆，我却是又悲又喜，略有神伤，因为我已将我的精神和灵魂全部都留在了开平。对家乡的亲人和朋友我倍感珍惜！身在美国，我对开平的思念与日俱增，看来，我命中注定要回归我的故乡——开平！

2007年7月